

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



沈石溪 著



刀疤豺母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

刀疤豺母

绝谷徐翔

鲤鱼宝贝

妃子狐

狐狸不流泪

“帝国时代”的黄河

永妈妈的美梦

远去的深蓝色

ISBN 7-80611-948-5



9 787806 119488 >

ISBN 7-80611-948-5
I·849 定价: 10.00 元

刀疤豺母

沈石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高扬少年环境文学的绿色文化旗帜

——序《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

·王泉根·

1997年8月，我去英国参加“第13届国际儿童文学研讨大会”，会议地点是在英国东北部的约克大学。从北京坐飞机去伦敦，又从伦敦坐汽车去约克，飞越亚欧，纵横万里。英国之旅自然留下不少印象，但使我最感念、最难忘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在飞机上第一次所见到的漫漫沙荒景象。那天午后，飞机从北京起飞向西航行，透过机舱舷窗，俯视大地，只见片片绿色田园、山峦、水库，景色煞是明媚生动。但没过多久，绿色渐少，而黄意渐浓，再以后黄色越来越重，终于变成莽莽苍苍一片皆黄，有时居然还有红色与白色错杂其间，整个大地就是没有一丝半点象征生命的绿色。这样的色彩几乎延续了两小时的航程。我从小生活在青山绿水





的南方，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观，感觉实在太惊惧太深刻了！地球家园竟还有如此恶劣的环境，就好像突然发现母亲身上那件原本色彩艳丽的服装变成了一大片破布烂衫！我的心被刺痛着，震撼着。

震撼我心的第二件事是：我在约克大学的公寓住下后，第二天清晨推窗瞭望，居然看到校园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不少可爱的小鸟、小松鼠、小野兔在那里觅食蹦跳，更惊奇的是，还有成群的白鹤、野鸭在校园湖面飞翔起落，它们是那样自由自在，丝毫不用担心会有人伤害它们（这些小家伙要是在中国，恐怕早已成了枪下物、盘中餐了）。我望着英格兰漫无边际的绿色发呆，不能想象这样的环境与我们是在同一个地球家园。我当然不承认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但是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确会使人家的月亮比我们亮。

从英国回来以后，我开始注意周围的环保，及所能及，先从身边小事做起。我写作所用的稿纸，都是向人家要来的被丢弃的计算机打印纸（背面可用，这个习惯已有七八年了，继续保持了下来）。我将所有应当丢弃的废纸、纸片，收拢在一起，待装满一定分量，然后送给收购废品的人，希望它们还能化为纸浆，转化为再生纸。

自然，我的观念包括儿童文学观也悄悄发生了

NP55/28-2

变化，只要有需要、有机会，我总会鼓吹儿童文学的绿色环保意识，积极评价与动物、植物、大自然有关的作品。因此，当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能为《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作序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行，一定写！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版图与集体记忆中，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的出现应是80年代的事。最初打出这一旗号的是北京《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先后举办的“祖国环境美”、“绿色文明杯”、“绿叶杯”等环境文学征文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林业报》、《中国市容报》、《环境保护导报》、《中国水利报》等，也积极鼓吹环境文学；而以“生命呼唤绿色，人类喜爱绿叶”为宗旨的环境文学期刊《绿叶》以及《大自然》、《绿色大自然》、《自然与人》、《中国绿色时报》等的相继创刊发行，以及“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环境生态文学研讨会”的召开，终于使呼唤、推广环境文学成为当下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徐刚的《绿色宣言》、《守望家园》，郭雪波有关内蒙古草原沙荒的散文，岳非丘的报告文学《只有一条长江》等，留给文坛的印象与震撼至今仍十分清晰。随着治理淮河、滇池、太湖等江湖污染工程的开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重大举措的实施，



环境文学正越来越显示出昂扬的生命活力文化意蕴，并不断扩大其在文学版图中的位置。

我认为，环境文学是一种以唤醒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宗旨与美学追求的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社会功利性的文学，这是一种伴随着人类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而生存环境却日趋恶化的悖反现象而产生的充满忧患意识、自审意识、反思精神与伦理精神的文学。举凡有关“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的文学作品都属于环境文学范畴，其文体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童话、科幻、纪实等。人对自然与环境的认识是逐步清醒和深刻起来的，从人定胜天、战胜自然到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经历了痛苦的反省过程，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对于环境文学的发现、鼓吹与探索，也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地自觉，以至逐渐理解、深化的过程。

有意味的是，对于环境的重视，儿童文学比之成人文学似乎觉悟得要更早。毕竟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儿童的，而儿童的天性又更接近自然，热爱动物、植物，因而儿童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关注自然万物，将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人的世界一起纳入创作视野。早在 30 年代，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先驱之一的茅盾就曾提出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



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美爱真”（茅盾《再谈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基之作的冰心的《寄小读者》，所热烈赞美的除了童心、母爱，就是自然美。冰心笔下的“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的优美意境，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和大读者，正如巴金所说，从冰心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如果说儿童文学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前主要是出于对儿童精神世界最接近自然生命源头与最欣赏动、植物世界的感性领悟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及与之相伴的大面积的环境恶化，儿童文学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显然已与整个环境文学一样完全是本于强烈的生存意识、自审意识及对自然和生命建立敬畏的理性认识。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出现象之一，就是动物小说的崛起与大自然文学的倡导，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走出来的云南“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与数十年跋涉在大自然探险小说领地的安徽作家刘先平是这方面的代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向年幼一代传递生态环保意识、人类自





审意识，呼唤绿色文化，用文学参与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90年代儿童文学一种方兴未艾的创作走向。”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动物形象如此庞大地得意洋洋地活跃在儿童文学园地，这无疑是人类自审意识、地球家园意识以及动物保护（实质为保护人类自己）意识的觉醒。我三倍地赞美动物小说创作的不断升温，这实在是文学的幸事，实在是人类的幸事。”

今天，当新世纪的霞光烂漫儿童文学园地时，又一套有关环境文学的崭新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的《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中国环境文学而言，它不仅是量的增多，而且更有质的意义；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深层次的拓展和推进。

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有关“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的儿童文学读物已出过不少，比较重要的有：江苏少儿出版社的《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刘先平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湖南少儿出版社的《中国最新动物小说》、天津新蕾出版社的《金狮王动物小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的《太阳鸟童话丛书》（黎云秀主编）等。但将“环境文学”的旗帜

直接插上儿童文学艺术版图的，则是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我认为这是一种清醒的十分可贵的编辑理念与文化眼光，正如责编在策划文案中所说的那样：“生态环保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生存环境，是一项永恒的绿色工程。这是人类的共识，也是世界未来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园地中，我们高兴地看到百鸟争喧、旗帜林立的景观，例如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的“大幻想文学”，浙江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幽默儿童文学”，安徽儿童文学界推出的“大自然文学”，北京少儿出版社推出的“自画青春文学”等，如今又有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少年环境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丰富性是文学进步的标志，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大厦是需要依靠众多秀华光发的精品力作来支撑的。“少年环境文学”不仅是一面文学旗帜，更是一种文化选择。生态环保意识与创新精神、竞争能力等一样，都是我们民族未来一代所需要的基本精神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今天，“少年环境文学”的亮相与丛书的出版，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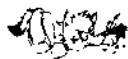
我注意到，参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运作





的，都是国内在环境文学创作方面作出过特殊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的作家。沈石溪、金曾豪、李子玉、梁泊、朱新望不但是动物小说创作的高手，而且在儿童文学界也颇有声誉。其中，沈石溪、金曾豪曾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三连冠”的殊荣，朱新望也获过此奖。饶远是广东童话作家的重要代表，这几年他集中精力撰写环保童话，已出版过《蓝天小卫士》、《马乔乔的童话》等多部长篇。哲夫一贯热衷于环境文学，他还是中国环保研究会的理事，出版过《黑雪》、《天欲》、《地欲》等“黑色生态系列长篇”。李宁武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实力，作品曾分别被收入《96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和《99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这8位作家分别来自儿童文学界与成人文学界，他们把目光一致投向中国少年环境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实力和经验，为少年环境文学打开了丰富的文化潜质和灵动的文学风景，相信他们的作品必将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组成这套丛书的8部作品，既有描写“人与动物”的关系、艺术地刻画动物世界生存原则与生存困境的动物小说，如《刀疤豺母》（沈石溪）、《绝谷猓猓》（金曾豪）、《狐狸不流泪》（朱新望）、《妃子狐》（梁泊），也有在幻想世界中巧妙地阐释“人



与自然”关系的童话《水妈妈的美梦》（饶远）、《鲤鱼宝贝》（李子玉），同时又有直面当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现实，直接切入“人与环境”课题的纪实文学《“帝国时代”的黄河》（哲夫）与环境小说《远去的深蓝色》（李宁武）。这些作品虽然体裁不同，视角不同，艺术手法不同，但都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现在进行时态：人类对自然的斫伤，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类的自我反思与调整。作家丰富的想像力、深邃的观察力，不仅表现在生动的艺术演绎、鲜明的人物（或动物）形象刻画与融可读性、趣味性、悬念性于一体的故事叙述中，而且更体现在对自然生命力的张扬与力透纸背的对自然和生命的虔诚敬意之中，将对自然美生命美的体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刻骨铭心的反思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使我们从中读到了环境、家园与生命的永恒意义，并生发起对地球母亲的由衷膜拜。这些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用特有的文字与格调表明了人世间的一个朴素真理，一个由古老落后的印第安人对自以为高度文明的白人所说出来的箴言：“当你砍倒了最后一棵树，杀死了最后一个动物，捉去了最后一条鱼，当你污染了所有的河流与海洋，你能靠吃钱活下去吗？”

时代呼唤环境文学。世界的未来环境属于年幼

一代。儿童读物特别需要高扬环境文学的绿色文化旗帜与美学旗帜。我三倍地赞美少年环境文学的成长，由衷地祝贺《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的出版。

2000年11月28日晚9:00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关于这本书

金背豺是豺群中的珍贵种群，习惯于以一只年长雌性为首领过群居生活，刀疤豺母是高黎贡山金背豺群的粉黛魁首。出于世仇，猎人强巴及村民将金背豺视作恶兽，用武力威逼恫吓，将金背豺群赶出了尕玛尔草原。三个月后，失去天敌的红毛雪兔数量急剧膨胀，像红潮似的在草原上涌动，危及了牧民们的生活。强巴在动物行为学家“我”的指导下，渡江河、翻雪山、过草原，请回了刀疤豺母及其豺群，生态恢复平衡，尕玛尔草原又呈现了往日的富足和宁静。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获大专文凭。80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出版400多万字作品。所著动物小说将故事性、趣味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充满哲理内涵，风格独特，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作品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作品奖；90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友谊奖；首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提名奖。作品还两次被台湾儿童文学学会及有关报刊评为“好书大家读”年度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现为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创作室专业创作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市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1

山巅一片野金盏花丛中，钻出大大小小七八十只豺，迎面朝我和藏族向导强巴搭建在树丫的观察所走来。这是高黎贡山特有的金背豺，我喜出望外，连忙举起最新装备的小型摄像机来拍摄。豺是犬科动物，故又称豺狗，是一种中型食肉猛兽。普通山豺皮毛为褐红色，所以许多地方又把豺叫作红毛狗或红狼。北美洲有一种豺，脊背上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毛，学名叫银背豺。几十年前，有一位名叫怀特·福桑的法国博物学家徒步考察高黎贡山峡谷，说是发现一种背毛为金色的豺，定名为金背豺。遗憾的是，这种豺数量稀少，又是在人迹杳然的雪线一带活动，省动物研究所虽然屡次派人进山寻找，都未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我的运气太好了，天上掉下个金元宝，路边捡





着个大钱包。

金背豹确实与众不同，脊背铺着厚厚一层金色绒毛，就像穿着一件华丽的毛背心；鼻梁、眉险和耳廓之间勾勒着两条粗粗的黑线，脸颊轮廓分明，看上去很威严；四只足踵间生有白色毛丛，就像踩着冰雪在走路一样。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据怀特·福桑介绍，金背豹是一种以一只年长雌性为首领的群居动物，这也与其它种类的豹完全不同，其它种类的豹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一般由年富力强的公豹担当家长。这就像人类里头的母系社会，肯定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奥妙，是我考察研究的好课题。

透过摄像机的变焦镜头，我看得清清楚楚，走在豹群最前面的果真是一只雌豹，身材比其它母豹更细长些，腹部吊着十几只乳头，随着走路的姿势像小风铃似的晃来荡去，看得出来，它已经有一把年纪了，脊背上的绒毛色泽凝重，由金黄变得金红，下颏和脖颈之间的绒毛被岁月风尘染成黑色，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从耳根拖到嘴角，使这张豹脸看起来苍凉悲苦。

我给它起名叫刀疤豹母。豹母者，女中豪杰粉黛魁首的意思。

刀疤豹母走到离我们躲藏的大树约有一百公尺